

死的

宴

會

吳克家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發行

死的宴會

每冊實價銀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不准翻印

著 作 者 吳 克 家

出 版 者 中國出版合作社

發 行 者 中國出版合作社

總經售處 作 者 書 社
上海四馬路

代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死的宴會

寫在書前——代序

我生來就非常懶惰，而尤其是這一二年來，我的懶惰的劣根性，竟如我的年齡一樣，與歲俱增；這使我受到許多人的勸戒和痛斥！

現在環境不容我再有一刻兒的懶惰了！自己的需求的慾望，更迫令我非有振作一下不可了！

死的宴會，是我從劉夏到上海來後的二三天裏，在我的舊皮包裏尋出來的舊作。但舊作是篇獨幕劇；而且中間有許多草率的地方留着待改的也還沒有改過。我覺得這篇東西把劇本來表演，不及拿小說來描寫的清楚；因為在寫一個獨幕劇本的時候，往往對於劇中人當時的內心的感覺及思想不能透澈一點或詳細地描寫；而且一個獨幕劇的劇本，隨你說出許多的話，及做出許多的動作，終只能表演出一個很短的時期內的情；劇

本所表演的範圍太狹窄了。所以我把這篇東要改爲小說；更把原來的劇本名字「夢的歸東」改作死的宴會。

其餘的二個短篇，都是在一個月裏新產出來的小東西。對於它們，我不想要說什麼話。

據說，我的塔畔及秋天的黑雲，都已第三版出書了，我的處女作的痛苦的回憶，也在開始印第四版了，我真不知我將怎樣描寫我的欣喜呢？但，一方面我却非常虛心——是人家騙我？還是我騙了人家？

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在許莊

本書的封面，是青年藝術家劉獅君的作品。當我請他作畫的時候，恰當他開個人展覽會的時候，他爲此特地在萬分忙碌中抽空間出來使我完成了我的願望，我非常感激。

目 錄

阿翠姐的貞操

迷途中

死的宴會

打劫

阿翠姐的貞操

一個名叫阿翠姐的女人，年紀很輕，只十六歲。她的名字是嫁前被她的父母叫出的；嫁後，人家都用她的男人的名字再在後面加上一個「嫂」字，稱她做「虎生嫂」。她第一次被這樣稱呼的時候，她覺得非常的羞澀；因為這很容易的使她明白自己已是一個男人所有的東西了。但後來她慣聽了，也就漸漸不以爲意起來。有人叫她「虎生嫂」的時候，她就很自然地回答：「噯！」或是「什麼事？」

她有兩個水汪汪的眼，眼白和眼黑特別分明

，不大不小，很適當的嵌在兩根弓形的細長的黑眉毛底下。她更有一張小小的嘴，嘴唇時常很容易蹶起來，嘴邊就顯出二個很深的酒窩。上面這些東西，把她的頭造成像一朵正盛放着的玫瑰。她更有二個寬闊的肩頭，樣子很好看的背，細的腰，肥大的臀（這正與她的高高的胸部相映成趣：一個凸在前面，一個後面凸着），臀部以下，就慢慢的由粗而細下去了。

無論誰見了，大概都讚她一聲美的吧？腦筋靈一點的人，或者會稱她是「鄉下西施」；新思想的人也許就稱她「皇后」了。

稱虎生嫂做皇后，其實比稱學校裏的小姑娘做皇后，要實在得多。爲何呢？學校裏的皇后，大概多是未出閨的小姐們；虎生嫂（其實便是這名字就足夠表示她是一個屬於一個名字叫虎生的男人的女人了）雖然她的年齡還在小姑娘的時代

，可是鄉間早婚的風氣，已把她變成一個婦人了；而且他的男人是個「兵老爺」——她時常心裏這樣稱呼他——只要他們倆的命運好，他就不難由「兵老爺」而師長，而總司令，而「知縣老爺」，宰相；既做了宰相，倘使他倆的命運再好一點，他就不難做個皇帝了！他做了皇帝，她還不是皇后嗎！？

說「稱虎生嫂做皇后，其實比稱學校裏的小姑娘做皇后，要實在得多，」就是這個道理。還有，皇后這名字，顧名思義，是妻因為夫做了皇帝而被尊敬的稱呼；所以皇后一定是個婦人，她的男人又一定是個皇帝；倘使一個女子以美麗的相貌或偉大的事業而被給以至上之尊號，只可稱做「女皇帝」。這樣，就使一個未出閣的女子也可當這個尊稱，因為皇帝不喜歡異性，儘可獨身，閒人不得干涉。——雖然世界上這樣的皇帝從來

未曾有過。

但是這些都是胡亂之談；當現在這個革命的年頭，這種狗屁的尊稱都應該打倒！

然而，住在九家村裏的男女，都很注意到虎生嫂和虎生。男人們羨慕中帶着妒嫉的在背後談論着虎生；婦人們聽了他們丈夫的話，就同樣的議論着虎生嫂。他們和她們的談論，有時也會發生衝突，但說：「世間的幸福被他們兩人統統佔去了！」這句話總博得大家的同情，一致的不發生別的意見。

但，這又有誰得料到的呢？在羨慕，妒嫉，詛咒的包圍中，世界上竟會有一對恩愛的男女被硬生生的拆散的慘劇！

這事情發生在他倆結合後第十八天的早上——這是一個永遠深刻在他倆的心板上不會磨滅的日子——外面來了幾個虎生嫂所不認識的兵

老爺，一道命令說：已經開火了！虎生嫂就眼睜着虎生背上鎗，跟着他們跑了，連拖也不敢拖一把。事後，虎生嫂哭得眼像胡桃。

虎生雖只有十九歲，但當了二年兵的經驗，使他成一個剛毅，勇敢的青年；而一半還是因為他是個北方人。他經過好幾次恐怖的戰爭，眼睜鎗彈貫穿他的同伍者的腦殼；親自在肉搏時拿亮晃晃的刺刀插進敵人的胸口，血像火花一般的從敵人胸口裏飛濺出來，而後這敵人像板門那樣倒下地去；他看了以爲得意，因為當時他所看見的敵人不是個人，是兇狠的老虎或是獅子，他不去殺害他們，他就將受他們的殺害，多殺害他們一個，自己的生命就得多一點保全的希望。戰場上個個人是這樣想，所以戰場上的死屍時常堆得像小山，戰壕裏的血流得像小江；這是很自然的結局。活的人得隨意在死的衣袋裏尋找銀錢，鈔票

，運氣好，可以發注橫財，至少也把別人的錢裝到自己袋裏來；這在戰前足鼓起勇氣，戰後得些安慰——死了，倒也糊糊塗塗，或者陰間比陽間好過。

虎生還記得，有一次，在戰爭的時候，他的一個同伴，肩上中了鎗彈，拚命的喊着痛，看去像是很悽慘的模樣；虎生一時惻隱之心大動，便拿起鎗來照準他的腦門，放了一嚮，這人就一動不動的直躺着，聲音也沒有了。虎生摸摸這死者的衣袋裏，摸出了一大疊鈔票；他想橫豎人死了用不到鈔票，讓別人拿去也很可惜，何不就自己藏起來？後來先生每逢想起了這事，良心上就像得了什麼安慰似的說不出的好過——因為他曾經做過這樣一件功德。

可是，這一次虎生在鎗聲碰碰砲聲隆隆的戰場上，却感到無限的寂寞。什麼升官，發財，都

打不動他的心。好像他雖看着活躍的情景，而惻的心却被封鎖在枯燥而寂寞的籠裏，幾乎透不進氣來。聽人家談到升官發財的事，他就頭痛；雖然有時候說到「花姑娘」的事，他比較像活息一點，但很短的一剎那間，他又感到乾燥而乏味了。

阿翠姐的影子不住的在他心頭上滾來滾去。

於是，虎生忽然害起病來了。

在戰場上，凡是當小兵的害了病，都不會想到有安靜吃藥的機會的。然而虎生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到已經陷入了極危險的境地了。即使吃藥，也是白費的事；他很明白自己的病非常厲害。但他也知道，他的病也並不是什麼不治之病；這個治好他的人，一定是阿翠姐。

所以，爲了要治好他的病，虎生在一個滿天昏黑，只有碰碰轟轟的槍砲聲及發出來的火光和哪殺聲的黑夜裏，他竟不顧一切的，從鎗林彈雨

中冒着逃軍的死罪，奔回到離開戰地約二三十里的九家村裏。

被一種希求的力所煽惑着，他忘掉了疲乏，勞困，以及一切都忘掉了；只是拔挺了兩腳，拼命地向目的地奔跑。

果然，真的，當他敲開了家門，摟着阿翠姐親嘴的時候，一股肉香的熱氣，把他的藥石罔效的重病，已經醫好了一半。

一切都死了，這時候，唯有虎生和虎生嫂兩個是活的。

驚恐與喜悅把黑夜趕退之後，已經是一個晴朗的春天的早晨了。虎生的病雖然已經全愈；但在前所不想到的危險，此刻重重的打動着虎生的心。他本來是不顧一切，抱着「只要把病醫好，就是死也情願」的念頭而逃回來的；現在病雖然好了，但他又不是個傻子，病好了依舊要死，那

麼何苦多一番事呢：到底能夠活下去要算最好。但是他想，同伍中有幾個平日和自己有讎怨的，在這種風聲緊急的當兒，說不定會借着巡邏的名義，跑來把我抓去，以公報私，豈不是免不了一死？

因此，同虎生嫂商酌了好久，他倆已經決定了良好的辦法：

虎生就到他的朋友阿金家裏，要求阿金允許他在白天裏躲藏在他的家裏。

阿金是個老婆死了八年的鰥夫。

虎生這一個要求，結果是得了阿金同意；從此虎生晚上回家，白天躲在阿金家裏。

阿金的老婆，是嫁了阿金不上一年就死的。阿金一邊可惜他的老婆的壽命短；一邊又罵她死得太早！阿金的身材很高大，皮膚黑裏帶些紅，兩個眼珠很大，口也大，肚皮也大，吃得飽飽的

候，格外的凸出着，婦女們看見了都心裏暗笑說像同她們有了孕的一樣；而且肚皮的上端，有一段半尺多長像鬍鬚那樣的毛。他感到些微有點熱的時候，便袒開了胸腹，帶暖氣的微風吹着他的肚毛，輕輕的飄拂着，小孩子們都爭着跑攏來看。他看去像很兇的樣子，而實在他並沒有做過怎樣兇的事，小孩子們都樂意和他親近；甚至九家村裏的老頭兒們要說近乎「人不可貌相」一類的話的時候，他們都樂於引用阿金來做有力的證據。阿金現在有三十歲了。

阿金的臉上是永遠堆着笑容的，雖然頑皮的小孩們時常故意去打罵他。但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肚裏有着一顆苦心！他的苦，完全是爲想念他的老婆而產生的；但他的意思是：他的老婆是個女人！在小孩子面前，他容易說出他心裏要說的話，例如：

『你的娘是不是一個長條子白面孔的？』

『你的娘怎麼今天沒有看見？』

小孩們玩夠了回到家裏，無論如何總想不着拿這種話告訴他們的父母。即使偶然在母親面前沒頭沒腦的說起，母親們總替這些話守着祕密，不會宣傳出去。所以除了有一二個婦人能深切的認識阿金外，其餘的人，直至如今，還只認識了阿金的外貌。這種地方，當老頭兒們誇耀着自己的識見的時候，這一二個婦人真是只有暗笑的分兒了。

所以，當虎生來說明這件事，而要阿金允許的時候，阿金的心就砰的一跳；因為對於這種事，阿金的腦力格外的靈敏，而況虎生嫂是九家村出名的一隻鼎——「女皇帝」呢！

這樣平安的過了三天；一點也沒有什麼危險的事發生。

這是第四天的下午，三點鐘光景。在溫柔，嫵媚，惹人心意的春天的日光之下的一切，都含着活躍的春的意味。

虎生嫂一個子在她的日常做針線的小屋裏，坐在一張竹椅子裏，隔窗望着屋外豔紅的桃花和碧綠的柳葉，正石得出神而生起許多感慨來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在敲門。她很厭煩的想：阿金真是怪討厭，這幾天常常來鬼鬼祟祟的；但也不能回絕他，他總說是虎生叫他來問候的；真討厭
.....

敲門的聲音很急促，她不能再靜坐下去了，便懶洋洋地去開門。

果真是阿金。

他一邊走進門口，一邊便把門門上了。

這算什麼意思：虎生嫂想，暗暗裏吃了一驚她更望望他的臉，見滿臉發着油光；又好像是